

新时期
中篇小说
名作丛书

从维熙集

海峡文艺出版社

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

从维熙集



海峡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福州

从 维 熙 集

从维熙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4.5印张 8插页 349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精) 1—3,000

书号: 10368·230 定价(平): 3.20元

(精): 5.40元

出 版 说 明

一、新时期不但是政治历史的概念，也是文学史的概念。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我国新时期文学空前的繁荣。而中篇小说创作，无论它所达到的思想、艺术的高度，所涌现的一大批成熟的作者群和众多优秀的作品，还是它所开拓的题材的广泛性和风格的多样化，都是无与伦比的，格外突出的。毋庸置疑，要研究我国当代文学，就必须研究新时期文学；要研究新时期文学，就必须研究中篇小说创作。中篇小说创作是新时期文学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以历史的、宏观的眼光，全面地、系统地、集中地总结概括中篇小说创作的成就，荟萃中篇小说的优秀名作，出版一套集成式的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学读物，而且对新时期的文学史、作家、作品，具有资料保存、探索研究、认识集累的价值，对文学爱好者、写作者，具有欣赏阅读、学习借鉴的价值。它将不断地丰富我国文化宝库，为促进民族优秀文化的发展，做好积累工作。

三、聘请冯牧同志担任“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主编，真、深、新、精地选辑作家和作品。不排名次，不厚此薄彼，编辑、出版工作条件成熟一个，出版一个，不断地出版下去。

四、本丛书分精、平装两种，今后争取得出版繁体字竖排本。均有插页，刊登作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近年文学活动的照片。印刷装帧精美，整套书严肃、大方、庄重、典雅。

《中篇小说选刊》编辑部

序

序

新时期的文学，已经走过了自己的十年历程。有的同志把这十年赞誉为“光辉的十年”，而另一些同志则认为这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确切的概括语。许多人力图通过自己不同角度、不同重点和不同艺术见解，对这十年间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既丰富又复杂的文学现象做出理论上的总结或者概括。这些总结或者概括，常常是很不相同甚至是人言言殊的，由此出现了一种十分活跃的（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争鸣和探讨的气氛与局势。有人为这种议论纷纭和争执不休的局面感到忧虑，而我却认为这无疑地是一件好事情。我们不是都曾经热切地期望一种宽松的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气氛和环境的出现么？我们不是都曾经为争取一种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百家争鸣在其本来意义上的实现而做过不懈的努力么？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总是带着一种惴惴不安的疑虑心情来看待文艺上不断出现的新鲜学说和创新的尝试呢？我们当然应该清醒地估计到：这些学说和尝试有许多是美好的、正确的，它们肯定会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开拓和丰富做出可贵的贡献；而有一些艺术实践和理论探索则不一定是成功的和正确的，甚至是不那么正确乃至是错误的。有一些是带着稚嫩色彩的不成

熟的新生事物，它们在健康的环境中肯定会茁壮成长起来，从而会为我们的文学事业增添新的活力和新的血液。也肯定会出现一些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貌似深邃的艺术废品。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文艺领域中的正常现象。通过正常的竞赛和争鸣，我深信，那些美好的、正确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学现象和学术思想，在新生活的检验和光照下会显露出真正的艺术光彩来。那些不成熟的幼苗，也会迅速成长和完善起来。

因此，我们似乎不必为眼前出现的五光十色的文学现象而忧虑。我以为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应当使自己保持一种科学态度，这就是冷静的思考和正确的选择。科学的态度需要客观和冷静，它和那种偏执的排他性永远是无缘的；然而，它和那种基于对崇高事业目标的奋斗与追求所引起的激情却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没有目的性的文学现象。自有文学史以来，所有的传世之作都是由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受到了众多读者（他们的观赏趣味必定会各不相同）的尊敬与喜爱，才能够留存在文学史上并且汇入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化巨流之中的。那种认为“只有文学自身才是文学的唯一目的”的说法和主张，是很难使象我这样的读者服膺、更不用说赢得那些持有常人见解的大量普通读者的欣赏了。我始终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历史生活、现实生活以及人民在生活进程中的思想、感情以及文化心理的一种真实而自觉的反映和表现，因而也可以说，文学是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理解生活、完善生活和完善自己的一种生动形式。它的价值首先就在于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和文化素质。爱因斯坦并不是文学家，但我却很欣赏他的这一说法：“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思想、感情和行动对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产生了多大的作用。”我以为，这个观点，应当也适用于文学。必须肯定，文学现象一定是气象万千

和无限多样的，但是它们也应当是以不同的方式和各具特色的艺术独创性给人们以多方面、多层次的有益的感染和影响的。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和作用的文学现象，当然也会存在而且会不断出现，但它们永远也不成为我们文学生活中的主流或主潮——即使有时会兴起这样那样的流向和潮头，但从文学的总体发展和人民的选择来看，它们永远也不会成为主流和主潮。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对于近年来出现的使人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并不感到忧虑而且始终持乐观态度的一个重要理由。

近几年来，人们常常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不断出现的蓬勃发展的局面而感到激动和欣慰，从而时常试图对于新时期文学的成果和经验做出一些概括和判断。在前些年，我也曾经试图进行过这种概括。现在看来，这些概括常常是不深刻和不完善的。我逐渐明确地理解到：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总体面貌的认识和创作发展规律的把握，决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事情。仅仅依靠某种远离生活激流的浪漫主义的主观臆想，是不可能对我们的文学发展进程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估量的。我也逐渐深切地感到：离开了对于十年来我国人民所经历的如此丰富壮丽而又如此复杂艰辛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发展进程，以及广大人民在这个改造祖国和自己命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文化面貌的正确认识，离开了这个所谓“座标系”或“创作根源”，我们是很难对十年来出现的浩如烟海和灿如星汉的文学现象做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排除了狭隘艺术偏嗜的概括和总结来的。对于时代与人民的发自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认为是作家的一切美好品格当中的一种最可敬重的最不可缺少的品格。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走过了十年光辉而又曲折的历程的时候，我看到不少严肃的评论家、研究家和关注文学的有识之士，撰写了许多回顾和探讨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富有见地的著作和文

章。他们在力图总结和概括我国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经验、探讨新时期文学发展流向和规律的时候，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探索性的见解。这些著作都在探求真理的路程中跨出了自己的步伐。在这些见解当中，有一些对我是深有教益的；也有一些是我所不能苟同的。但有一点我是可以断定的：经过各种不同意见的切磋和争鸣，经过正常的讨论和竞赛，历史和人民最终会做出决定性的选择。这一点是决不可能以某些理论家的一己之见为转移的。

我们的文学当然要不断地革新，不断地奋进。要想攀越新的艺术高峰，就必须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吸收，有所扬弃。与此同时，也必然需要有所坚持，有所追求。我赞成作家们在实践过程中超越过去，但不可以也不可能不分析地贬斥和摒弃过去的一切。进而宣布一场新的文学革命的开始。我赞成在文学的创造性劳动中发挥和体现高度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充分表现作为我们国家主体的人民（他们是我们为之奋斗的新生活的建设者、创造者和保卫者）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以及他们的全部精神世界；然而，这一切，和我们坚持创造性地（而非教条主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文艺观来深入生活、认识生活、把握生活和表现生活，不应当也不可能是互相牴牾和不相协调的。

我高兴地看到，十年来，有那么众多的不同年龄的作家，以其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对于艺术创造刻意求真、求深、求新、求精的精神，为我们创作出那么多的优秀作品来。这些作品，无论是在反映我国历史进程、生活变革和人民的精神世界方面，或者是通过自己独具的社会影响，从而对于广大人民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都是使人感到振奋鼓舞的。尽管有时我们的严肃文学也常常受到某些文化现象的挤压和

挑战（比如某些浅层次的通俗文学和庸俗文学的冲击）；尽管我们的文学创作在思想艺术质量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还不能充分满足广大读者的热情期望（比如大家所殷切盼望的史诗般规模的文学杰作和巨著还很少出现）；尽管我们有些文学创作在某些“新浪潮”思想的非历史化、非现实化、非社会化文艺观点影响下创作的远离现实生活、远离普通人思想情感的作品，使普通读者啧有烦言；尽管我们有些年轻而富有才华的作者还不能严格区分借鉴和模仿的差别，只满足于以某些西方和拉丁美洲的文学成果为范本和指针，以至使有些作品看起来不像是植根于民族生活土壤之上的创作，而更象是对于外国某些流行作品和学说的一种从形式到内容的移植和模拟；但是，尽管出现了这样一些值得我们正视和关注的文学现象，我仍然认为，新时期的文学十年，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就昭著、硕果丰富的光辉时期。尽管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矛盾，我仍然认为，这十年，是我国当代文学发展中最有朝气、最有活力、最富开拓精神、建设精神、创造精神和开放精神的十年。

无论为了肯定成果、发扬成绩或者为了克服缺陷，使自己进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都需要我们对于十年间的文学历程、文学经验进行比较全面、比较切实的具有理论概括性的总结。我们已经看到和听到了一些这样很有见地的概括和总结。我也相信，在对于文学十年如此丰富的文学现象进行更加科学更加客观的研究和剖析的基础上，我们将会看到更加深刻更加全面更加符合我们的文学实际和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的发表。这样的具有高度理论水平的著作的产生，除了尽可能广泛而丰富地占有材料，尽可能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成果和思想材料、用以加强自己的思想武装之外，我以为，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我深信，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过去

是，今后也必将是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一切文艺现象的最准确最锋锐的显微镜和解剖刀。

无论是在新的基础上继续争取创作的繁荣兴旺，无论是使我们的总结工作和理论探讨活动进一步深刻化和系统化，我们都需要使自己持有一种冷静的、理性的、谦逊的、平等待人和从善如流的态度。狂妄、偏颇和倨傲的习惯都是不足取的，无助于真理的探讨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应当努力为创造和维护一种民主、平等、讨论的正常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环境而克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没有这样一种正常的气氛和环境，一切创造性的精神劳动都不可能得到健康自由的发展。我很赞同万里同志的意见：

“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也只有在这种高度政治民主的空气中，才能言无禁忌，力排众议，慷慨陈情。”

只有创造和维护这样一种气氛和环境，我想我们才有可能使我国文学创作步入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对于刚刚经历过的光辉十年间（或者叫作丰富而又复杂的十年间）的文学现象做出越来越准确、深刻的概括和总结。在这方面，我们都承担着严肃的责任。

除了理论上的总结以外，我在这里还想提出另外一种总结，即文学创造实绩的总结。我指的是文学创作成果的积累工作、选萃工作和集成工作。

十年来，我们的许多有抱负有才华的作家，以他们的辛勤劳作，为我们奉献了如此浩繁的包括了各种题材、主题、体裁、形式以及不同风格和不同水平的作品。面对这一切足以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我时常想到：我们的评论家、编辑家和出版家有责任做好新时期文学成果的比较全面的选萃和积累工作。经过十年来漫长时光的检验，该是已经到了对我们的极其灿

烂多彩的文学成果进行一番冷静而严格的选择、分析、判断和集纳的时候了。这种积累和选择应当是客观而公正的。从事这样的工作，既应当恪守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科学标准，又应当具有兼容并蓄的宽广开放的艺术胸怀。这项工作的结果应当是：当人们希望了解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和经验的时候，当人们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认识和感知中国人的生活面貌、精神世界以及他们所从事的进步事业的艰辛历程的时候，他们可以从一些精选的佳作当中获得满足。我们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关心中国文学发展的人（特别是一些怀有善良愿望的外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经常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希望，要求我们为他们提供一个可以准确了解中国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佳作的精选书目，在这样的时刻，我常常不无尴尬地想道：我们是多么需要具有高度鉴赏水平和选择能力的社会主义文学的“选家”啊！我相信，当我们努力对新时期文学成就和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时候，对十年来文学成果的分门别类的准确而精当的积累工作、选萃工作和集成工作，同样也是对于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另一类方式的总结和概括。

基于上述理由，我和一些热心的朋友，在福建的海峡文艺出版社、《中篇小说选刊》互相配合下，愿意为做好这种积累和选择工作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这就是编辑出版这套《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的缘起。我认为，这是一件既紧迫又浩繁的工作。这项工作只能一步一步地进行。由于我和几位热心朋友一致认为中篇小说是我国新时期文学当中成就比较突出、社会影响比较深远，也比较能够显著地反映当代文学所达到的思想艺术水平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的编选工作首先以中篇小说作为对象。为了避免目前出版的某些文学《大系》所出现的“平均主义”缺陷，这部丛书以在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为单元；

每一本选集选辑一位作家作品中的佳作和代表作。我们的编选标准，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四个字：真、深、新、精。我们力图贯彻这样的标准；当然，所选作品是否能够真正符合这样的标准，最后还要由历史和人民来作出评定和检验。

1986年9月15日

◆
目
录

[1] 大墙下的红玉兰

[69] 泥 泞

[192] 远去的白帆

[285] 风泪眼

大墙下的红玉兰

民间传说：日蚀是天狗吞日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天地混沌，鬼魅横行……

中国历史上出现日蚀的年代，在大墙下面，发生了这样一个悲恸的故事……

—

“你就住在这儿。”

身材结实得象树墩子一样的老犯人，指着监房大炕上约有六十厘米宽的空隙，对身旁的新犯人说。这个老犯人说话的口气是严厉的，声音里虽然掺杂了老年人的沙哑，但叫人听起来，仍然象军官对士兵下着无可争辩的命令。

也许是由于老犯人冰冷而沙哑的话音，刺激了这个新犯人的中枢神经，使这个刚刚入监的“新号”，略带一点吃惊的神色回过头来，仔细地端详这个劳改犯中的带班班长；老犯人大约有五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长得高大魁伟，虎背熊腰。他脸膛红中透紫，颜色就象山洼里九月的山桃树皮；月牙形的扫帚眉包围着那对不大的眼睛，时而闭合，时而张开。当他眼帘闭合时，眼圈周

围的肌肉松弛下垂，显示出他已经是个老者；当他眼睛睁开时，老态顿然消失，两个微微外突的眼球闪出刀锋似的目光。

“这个家伙，一准是个杀人犯！”新犯人暗暗揣测着他的顶头上司。“看他那双眉毛，那么长，简直象个古玩店里的‘寿星佬’……”

新犯人无声的目光，马上引起老犯人的反感，他大声呼喊新犯人的名字：“葛翎！发什么愣，还不快点放下行李，跟我去领你的劳改服，上工地去打冻方！”老犯人两只不大的眼睛，瞪得溜圆，瞳孔里跳出微怒的火星。

叫葛翎的新犯人，把肩膀上草绿色军毯裹着的行囊，放在炕上，仍然有点好奇地望着这个劳改犯班长。因为他听出这个老犯人的口音，也是河北冀东人，很想再和他攀谈两句，但是，老犯人那对冒火的眼睛已经告诉他，再多说一个字，都是属于废话了。于是他开始解行囊上的绳子。

他感到十分疲倦。押送他来劳改队的吉普车，不巧在半路上抛了锚，一个年轻的民警，伴着他徒步行走了七十多里。黄河畔的茫茫尘沙，肆无忌惮地扑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鼻孔、耳洼，甚至连睫毛上都蒙盖着一层黄尘，汗滴顺他脸颊上淌下来，留下的条条痕迹，就象蚯蚓爬过的沙丘那样清晰深邃。特别是汗碱板结在一起的棉裤，硬得象把三棱刮刀，磨破了他在土地改革年代留下的一个弹痕，每走一步都疼得钻心。送他来劳改队的年轻民警，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心理状态，竟充当了这个新犯人走路的拐棍，在通向劳改农场的风尘驿路上，先替他背着行囊，后又架起他的胳膊，一直快到了狱政科办公室的门口，他才把行李给这个新犯人背在肩上，并悄悄耳语了几句：“葛处长！您也许不记得我了，我在公安学校毕业时，是您在警帽上给我们别上的国徽。”他看看左右没有人，眼里忽然冒出泪花。“这个年月，您可要多

多保重自己的身体！”说着，把一块新手绢塞在葛翎手里：“擦擦脸上的尘土吧！您成个土人了！”

葛翎很想把年轻的公安战士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里，但他看见了监狱的两扇铁门，看见铁门旁边的高大围墙，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他怎么能使自己的感情，贻害这个年轻的公安战士呢？！

老犯人把他带进铁门，随着那两扇铁门的关闭，葛翎的心紧缩了一下，他感到他真的是一个囚徒了。历史——多么不可思议，又多么严峻无情：一个在抗日战争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入党的共产党员，一个从朝鲜战场上复员到省公安局的负责过预审和劳改工作的干部，竟然被历史的旋风卷进共产党的监狱；一个掌管国家专政工具的领导干部，瞬息之间变成了专政对象，被装进他曾多次视察过的牢房，连这个“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老犯人，都对他发号施令，对他实行专政了。

葛翎是个不爱动火气的人，但他从迈进牢房的第一秒钟，凭着一个老公安干部观察事物的锐敏，就感到了这个老犯人的潜在敌意，六十厘米——比其他犯人几乎窄上一半的地盘，似乎早就给他准备好了；而且不许他喝口水喘口气，叫他马上到工地去开冻方，剥夺了一个新入监的犯人应有的休整时间。葛翎本想用党的劳改政策质问这个老犯人几句，但长途跋涉的劳累，使他不愿意再说一句话，他军毯上的行李绳没有解完，就靠着行囊闭合了双眼。

“这儿不是休养所！是劳改队！”老犯人对着葛翎吼叫起来了。

葛翎没有回答，强烈的睡眠欲望占有了他，他甚至连擦擦脸上的泥土汗渍，便发出轻微的鼾声。

“葛翎——”老犯人沙哑的喊声，猛然高了八度。“你刚来

就怠工，会上要对你加温！”

葛翎的头歪垂下来，干裂的嘴角淌出口水，他睡熟了。

“你是哑巴，还是聋子？”老犯人索性对着他的耳朵喊叫起来。

葛翎这张被尘埃遮盖的脸，毫无反应。显然，他已经疲惫不堪，就是耳旁响起九天惊雷，也不能赶走睡魔。这，只有经过漫长风尘驿路的跋涉者，才能理解这片刻憩睡的宝贵。

如果换另一个犯人，遇到这样的场景，也许会把葛翎垂在炕沿上的那双腿，抱起来，安详地放在炕上，给他盖上被子，叫这个“新号”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上一觉，然后，带他到监房之外的工地上，投入劳动中去；但这个长着扫帚眉，脸膛紫红得象山桃木一样的老犯人，似无这点起码的良知，他象一个久猎未获的猎手，突然寻觅到一件最心爱的猎物那样满足，那么开心。他皱着月牙形的扫帚眉，凝视着葛翎额头上一道道皱纹，凝视着葛翎斑白的两鬓，嘴角情不自禁地浮起一丝冷笑：“你老了，我也老了，真是冤家路窄，想不到在这儿又重新见面……”

其实，老犯人所以能认出三十年前这个对头冤家，并不是凭他那双鹰鹫般的锋利眼睛。按他自己的理解，这完全是一种天意支配，给他带来的这次历史性的巧遇。

今天早晨，天刚微亮，犯人的起床钟声还没响，监房笼罩在一片静谧之中。这时突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把这个犯人带班班长惊醒了。更叫他吃惊的是，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劳改队的队长，也不是狱政科的狱政干事，而是由狱政科长刚刚荣升为劳改农场政委的章龙喜。这个五短身材，脸上带着一点浅麻子的权威人物，手电筒的光没对准别人，偏偏对着他的脸。老犯人心里打了寒颤，不容他多想什么，撩开被子，一个鲤鱼打挺跳了起来，他浑身上下只穿着一条短裤，低垂着头，瓮声瓮气地问：“您